



乡酒

安徽肥西 张建春

乡间的酒喝得很有味道。那是一种纯粹的喝，一把豆子，几碟小菜，外加上一圈红脸汉子，你来我往中，就将一顿酒喝得昏天动地。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的日子也是有的，把心喝通了，把事说明了，明明醉得摸不清南北，还是把酒碗高高举起，迎着亮，像是一次把胸怀敞开了。

酒如吹在田野上的风、洒在禾苗上的雨，村子里要让酒表情丰润的地方太多。生老病死喝酒，娶媳妇嫁丫头喝酒，开秧门收麦子要喝，好心情坏心情也得一杯酒。至于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那是村里几个读书人的事，对月喝上一气。村里人大多在中秋，喝一口酒，摸一次秋，实实在在，从不走样。

三老祖活到九十九，滴酒不沾，但不代表他不喜欢酒。“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”七十岁的三祖，开始为自己备酒，一年一坛子，到了八十四岁，已足足备了十五坛老酒，一字摆开在床面前，他想着在他归山时，让村子醉上一次。三祖真的经活，到了九十九还结实实，好酒备了二十坛，丝丝酒香，氲在房子里飘逸。三祖犯愁了，说，活得太久，七十岁时备下的酒已陈旧得没有火候。九十九岁的三祖，在秋收的日子无疾而终。主事人打开了酒坛子，二十坛酒一齐飘香，生生的生出了二十种稻麦味道，年份不同的酒，飘出不同的烈度，分别品啜，自是滋味各异。那天，整个村子浓烈的酒气久久不愿离去，连挂在田埂上红红艳艳的野果子，也呈现醉态。三祖终究还是和酒关联上了，主事的人把存放最久的酒，洒在了三祖的坟包前，各色虫子恋于酒的厚重、浓香，竟三五成群找醉，把陷于孤独的三祖放到了一边。至于虫子醉态中的歌声，估计只有三祖能听得明白。三祖一辈子不沾酒，却爱听酒后的歌。

二闷子注定要喝一生一世的酒。村子里的所有酒事，都少不了二闷子，能喝能醉是他的特质、品性。五十来岁的二闷子，除了父母作过他的主，就是酒了。父母过世后，二闷子自然姓了酒。随着酒性，二闷子常躺在一抹逆水的高坡上，春夏秋冬，阳光来来去去，挡不住他，村里人见怪不怪，他身下的一抔黄土都被他捂热了。酒是水皮袄，天天泡在酒中的二闷子不冷不热，三九天睡在雪地里，大伏天躺在阳光下，醉让他忘乎所以，又让他想起岁月缝隙里那一汪光亮。五十多岁的二闷子还是光棍一条，他抱着使牛鞭入梦，再有的就是醉后高坡上一撮立起的黄土。醉后的二闷子找不到家，但黄土坡上连绵荒坟，他绝不会找错位置。怀中的坟，是他一辈子唯一的念想，那个有着大辫子的姑娘，已在土里睡了三十年。二闷子想她，每每大醉一场，就见上一面。他在找醉，找一场梦，找一段温柔的过往。她是村子的痛，更是二闷子的痛，坏分子的女儿，是被一个村子人逼上绝路的。

二闷子死在醉里，嘴角拉扯笑容，他的身下是她的荒坟。村子又醉了一场，把二闷子葬在了她的身旁，整坛整坛的酒倒在他们的周边，纸钱引燃了酒意，火的心性，将一块非地烤得热乎。乡酒装在酒碗里，更多是漾在心里，放在记忆深处。恩恩怨怨一杯酒，倾杯之后，天地宽阔得无际无涯。有一场酒我必须一辈子记下。我是古旧村落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，上学的日子，整片村子沸腾了。清晨，就有乡邻堵住大门，要请我喝上一盅。无法拒绝盛情，谁知一家又一家，几乎家家摆酒。我的父母带着我，一家一杯酒，一筷子菜，喝得我肚子发胀，却没有一点醉意。

记得第一次喝酒，是爷爷挑在筷子尖上的，也就三五岁的样子，一股子尖锐的辣与火交织扑向胸怀。

我的表情一定丰富多彩，引得爷爷哈哈大笑。他的胡须被我揪了一把，爷爷没有责怪，说了句：“喝了酒，就是村里人，生死死逃不了。”酒是故乡刚登

场的粮食酿造的，一股

土味，一股风

水味。

风吹稻香

安徽肥西 凌泽泉

金风拂过，稻谷飘香。农人割稻的姿势像极了一弯拉满的弓，弓背上镀着炫目的亮光，弯弓内装载着黄澄澄的稻穗；那把飞舞的锯镰刀好似一弯下弦月，刀背上流淌着烫人的汗珠，刀刃处飘洒着淡淡的草香。

农人手中的锯镰刀听到了稻芒迫不及待的呼唤，精神抖擞地来到田头，一不小心就被蜂拥上来的金黄稻浪拥入怀中。锯镰刀在农人的手中跳舞的姿势，像是在接见每一株稻子，并于它们一一拥抱。锯齿切入稻秸的脉管，那份酣畅在稻穗沉醉的那一刻达到高潮，而新一轮稻子迎上前来，扑倒在锋利的锯齿之上，让有力的大手接它们回家。农人岂止是在挥镰收割，分明是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，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虔诚姿势，用一双巧手揽金收银、逐云追月。一排排稻子扑倒在地，有着金属的回响，与农人额头滴落的汗珠恰好押韵。

热热的风从稻田的深处袭来，一只长腿的野鸡从被挤歪了的稻秸中“呼”地蹿出来，撒开脚丫子，打一位立起身来擦汗的男人身边闪过，男人扔下锯镰刀，也撒开脚丫子，眼看就要追上，男人顺势扑倒在地，正欲揪住野鸡长腿时，野鸡一下子收起双腿，亮开翅膀向前飞去，男子抓了满手的泥，等男人爬起身，那只长腿野鸡早已钻进另一块稻田。男人沮丧地往回走，却见割稻的人们一起立起身，用爽朗的笑声迎接他的败归。

整块田里的稻子眼看快要割完，男人将一捆捆稻把码好，抄起放在田埂上的长扁担，在肩头搭上一条擦汗毛巾，然后猫下腰，将扁担压向肩头，眉头一锁，牙关一咬，双腿一较力，猛地挺起身，两座小山似的稻把就这样骑上了男人的肩头。窄窄的田埂上，男人小心翼翼地迈着步，扁担两头的稻把沉甸甸的，似在向养育过自己的稻田告别。走上大道，男人的步伐与扁担一上一下扇动的节奏恰好合拍，只是此时的风不知躲哪儿去了。随着脚步的迈动，男人身上被

沉重的担子挤压出来的汗珠，成串成串地往下滴。男人停下脚步，将扁担从左肩移到右肩，又迈步向前。尽管汗水模糊了他的双眼，他只是抄起肩上的手巾擦了一把汗，可脚步从未停下。打谷场上，挑起了雪亮的马灯，这是晚饭后的事。打稻机前，小孩拉来稻把并负责打开，大人脚踏踏板，抓起一束束稻把摞到滚筒上。最怕的是那些没有瞌睡的蚊子也来凑热闹，趁机偷袭人们身上带着汗味的血液。

翌日清早，发现场地上一下子堆起了如山的稻谷，麻雀们打心里欢喜，趁人们还未起床，一只只麻雀偷袭过来，悄悄地把肚子先填了个饱，然后站回枝头，一遍遍地唱着晨歌，那歌声比往日格外嘹亮。太阳出来了，黄澄澄的稻谷被摊平在场地晾晒，看场的活儿交给了小孩。鸡呀鸭呀趁小孩翻看小人书的当儿，窜过来吃上几口，刚被撵走，麻雀又落下来抢走了几粒稻谷。

最怕午后，老天的脸色突然暗下，乌云一个劲地向场地上空压，有人惊呼：“天要下雨了，赶快抢场！”不大会儿，人们放下手头的农具，从田间地头纷纷赶来，推稻的、扫稻的、找防雨布的，一时间，大人小孩手忙脚乱地把稻谷推到一起。此时，闪电一道道扫下来，人们更慌了，连呼吸也变得急促。工夫不大，稻谷被堆成了小山，人们赶忙将稻堆用雨布严严实实地盖住，又扯来稻草压上。就在人们收拾工具的时候，瓢泼大雨“哗哗”落下，场地上的人一个个成了落汤鸡。躲到屋檐下的人们，望着外面扯地连天的大雨，暗自庆幸这场急雨未淋湿稻谷，待明日天一放晴，再晒上一个日头，稻谷就可归仓了。

听！稻秧的心跳

江苏盐城 戴永瑞

童年的一幅场景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：老屋旁边一望无际的稻田里，深绿色的稻秧开始步入了“壮年期”，烈日当空，微风轻拂，鼻孔里会钻进阵阵清香，深入骨髓，融进血液，那香有泥土的土腥味道，有水乡水流的香甜味道，还带着草木特有的汁液味道以及稻花的乳香味道。在稻香面前，我是彻底地陶醉了，禁不住走近它们，细细观赏，静静聆听……

一个星期天，我到乡下老家一趟，傍晚闲下来的功夫，特地请父亲和我一起到稻田边走一趟。父亲笑着说，你还没有忘掉这个习惯，从小就喜欢在稻田边转来转去，闻闻稻香就能当饱了。现在是“搁田期”，稻谷差不多成熟了，稻香一闻一个醉。听父亲一说，我才知道，稻谷已经收浆，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开镰收割了。搁田就是将稻田里的水排出，是调动稻子的生命潜能，在最后阶段再加一把劲。

跟着父亲，穿过村庄，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，傍晚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，就像滤去了许多杂质，稻香也淡淡地随风送来。一闻到稻香，父亲突然来了劲，加快脚步，他在稻田边走走停停，还不时地弯下腰，伸手搓下还带有淡淡绿色，但已经粗粝的稻谷，他在判断稻谷的饱满程度，不时地凑到鼻子上嗅嗅。我也习惯性地摸着长长的剑叶，它的背面有些许毛毛的刺。就一下想起以前跟着父亲薅秧草的情景，那个时候放暑假，缠着父亲带自己去秧苗田里除草，除草是辛苦的活，不带任何除草工具，只用自己的

双手将杂草拔去，有一种叫稗子的杂草，长的样子和稻秧差不多，仅仅是叶子有些区别，它背面的叶片是光滑的，没有毛茸茸的小刺，但我总是分不清，有时错把秧苗拔去。父亲发现后，除了责怪就是心疼。没有办法，我自己摸索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，一旦分不清的时候，就闻一闻它们身上的味道，这个方法还挺管用。父亲很惊讶，说我有这个特殊的功能，真和稻香有缘分。

我不自觉地蹲下身，眼前深绿色的稻秧散发出浓郁的稻香，仿佛它们在生长的过程中，有意将生命中的精彩展示给这个世界。这时，有蛙鸣一声接一声地响起，整个稻田成了它们的舞台，萤火虫也提着灯笼在稻田的上空飞来飞去，它们也许被千亩万亩的稻香吸引，与天空中的星星相互辉映，构成了一幅浩瀚的美妙的画面。我和父亲索性在田埂边坐了下来，眼前的稻秧也静静地排队簇拥着我们，夜幕在头顶轻轻地笼罩着，我们不说话，四周的蛙鸣也突然停了下来，包括稻田里的各种生灵，似乎都竖起了耳朵，因为我们一起听到了稻秧们静静的心跳。

